

明

史

明史卷三百十七

列傳一百六十八

陸樹聲

丁士美

周子義

羅萬化

黃鳳翔

劉元震

戚訥

子以弘

余繼登

馮琦

馮夢禎

郭正域

唐文獻

楊道賓

劉曰寧

黃輝

陸樹聲字與吉松江華亭人初冒林姓及貴乃復少業農暇即讀書詣於父願得從師遂舉嘉靖二十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嚴嵩父子見樹聲忤直無加禮不悅座主張浴令謁嵩樹聲不得已入謁一

拼而出三十一年請急歸旋遭父喪久之起南京司  
業未幾復請告去起左諭德掌南京翰林院尋召還  
春坊不赴十四年起太常卿掌南京祭酒事嚴勅  
學規著教條十二以厲諸生召為吏部右侍郎引疾  
不拜隆慶中再起故官不就神宗嗣位即家拜禮部  
尚書力辭不得乃始赴闕初樹琴屢辭朝命中外高  
其風節遇要職所司必首舉樹琴唯恐其不至及是  
張居正當國以得致樹琴為重亟用後進禮先獨樹  
琴對之穆然意若不甚接者居正失望去一日以公  
事詣政府見客席稍偏無視不就坐居正趣為正席

樹琴雅好靜不以世務撓懷及當官則表正僚屬謝  
絕請寄部事并并莫敢欺迨北要增歲幣兵部將許  
之樹琴力爭卒不能奪歲終陳四方災異請帝循舊  
章者奏憤慎賞賚防壘蔽納諫言崇儉德攬魁柄別  
忠邪詔皆嘉納明年萬曆改元中官不樂樹琴委宣  
詣會極門受旨且頻趣之比趣至則曹司常事耳樹  
琴知其意連疏乞休輒慰留不允居正語其弟樹德  
曰朝廷行相平衆矣蓋少需之平衆者樹琴自號也  
樹琴聞之曰一史官去國二十年豈復希揆席耶且  
在位貴行其志虛拘何益其冬請愈力乃命乘傳歸

辭朝陳時政十事凡勸學修身政令士風邦本財用  
宗藩邊防清河郊廟皆慷慨為帝言之且曰用內侍  
以給掃除而倒持旁落之漸不可不防優外戚以示  
眷異而非分無厭之求不可不節語多規切時弊居  
正見之意不憚調旨報聞而已居正就邸舍別樹聲  
直踞床見之曰老病負公推轂問誰可代者別舉萬  
士和林嫌明日出國門士大夫傾城追送皆謝不見  
樹聲端介恬雅愉然物表難進易退通籍六十餘年  
居官未及一紀周旋兩權相間難落落不與合皆知  
其和平無猜亦不甚忤也與徐階同里高拱則同年

生兩人相繼柄國皆辭疾不出己給廩祿加太子少保再遣使存問子彥章萬曆十七年進士樹聲誠毋就館選隨以行人終養詔給月俸異數也年九十七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彥章官至南京刑部侍郎亦以節槩聞

丁士美字邦彥淮安清河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柄國者慕其才欲與為姻士美辭馬歷侍讀學士掌翰林院隆慶五年以太常卿領國子祭酒尋克日講官復掌翰林院萬曆元年兼經筵講官帝書責難陳善四大字賜之俄擢禮部右侍郎明年改

吏部進左侍郎直講如故士莫謹厚不露廉錡居官  
絕餽遺與人處退然若無能意所不可輒懈然見辭  
色以父老屢請終養不許居常鬱鬱曰恐有為人子  
不獲養其親者及聞父訃深自咎責不可以為人遂  
哀毀成疾居家二年卒同時館閣著聲者諸大綬田  
一偽孫繼舉大綬字端甫浙江山陰人嘉靖三十五  
年進士第一授修撰三年秩滿當受封故事為人後  
者封不及本生父母大綬出後叔父疏請以己恩命  
馳封所生自是為永制後居本生父母喪哀毀疏水  
三年隆慶初進諭德克日講官以侍讀學士掌院事

直講如故每進講必先夕齋戒期以至誠悟主於納  
忠鯁屏使佞尤致意焉穆宗常改容傾聽五年擢禮  
部右侍郎神宗嗣位改吏部尋卒官大綬雅有操行  
既登第書王文正志不在溫飽語以自警蓋終身無  
愧其言一偽字德萬大田人隆慶二年會試第一選  
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張居正將廷杖吳中行等一  
偽偕同官趙志舉張位于慎行張一桂李長春修撰  
習孔教沈懋學俱具疏救格不入乃從學士王錫爵  
指居正第求解一偽教陳大義詞獨峻居正心慙之  
既而志舉等皆逐一偽以先請告歸獲免久之居正



收起故官復引疾歸再起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遷  
國子祭酒教士有矩矱權禮部右侍郎進左侍郎教  
習庶吉士尋改掌翰林院辭疾歸未行卒一偶禔身  
嚴淡泊自甘淡無贏貨繼阜字以德無錫人萬曆二  
年進士第一授修撰累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遷左  
時殊丕揚為尚書與繼阜同心共事餘政為清選曹  
稱南北孫已丕揚歸遂署部事仁聖太后梓宮即葬  
帝稱疾不送繼阜上疏諫帝怒抵之地未幾給事中  
劉道亨劾文選員外郎蔡夢麟紊亂鈐政並及繼阜  
繼阜疏辯且乞罷不報及三殿災大臣引咎者皆慰

留獨繼卓得命致仕居家十餘年卒四人皆贈禮部  
尚書士美謚文恪大綬謚文懿

周子義字以方無錫人久困諸生益研窮經術及濂  
洛諸儒之說學日以進舉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庶  
吉士歷國子祭酒訓士暇輒兀坐未嘗造執政門諸  
生餐錢乏或滿歲不得給子義慎稽覈吏無所施奸  
三年積贏金系千諸生皆得贖以其餘治廨舍不煩  
有司歷禮部左右侍郎尋改吏部掌詹事府遭疾累  
疏乞休不許卒於官贈禮部尚書謚文恪子炳謨字  
仲觀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天啓中歷禮部

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時將修光宗實錄葉向高以炳  
謀與董其昌張鵬有文才屬各為一書炳謀所載神  
宗時儲位虺虺及妖書根擊諸事直筆無所阿書成  
向高稱善言于熹宗而用之時魏忠賢初用事阮鎮  
撫許顯純顯純者炳謀主武闈所舉也忠賢屬招炳  
謀將置之政地炳謀正色拒之尋乞假歸後御史石  
三畏劾炳謀所撰實錄失真忠賢稱旨燬之命詞臣  
更修而落炳謀職炳謀已前卒矣崇禎初贈禮部尚  
書謚文安炳謀所撰實錄雖燬其副本猶存後文震  
孟評士柔敏後錄之謬請用炳謀前錄竟為溫體仁

王應熊所阻不及是正

羅萬化字一甫浙江山陰人隆慶二年進士第一授  
修撰萬曆初與修世宗實錄成進侍讀張居正器萬  
化屬客招之不應居正家奴尤七建寺都城私請為  
記怒不予萬化當分枝會試居正子懋修預請試題  
又不答坐是積忤居正久不調居正沒始以右諭德  
直經筵遷南京祭酒索官禮部尚書教習庶吉士御  
史陳登雲撫風聞劾之萬化疏辯且乞罷帝為切責  
登雲未幾改理部事三王並封諭下萬化率僚屬力  
爭言祖訓立嫡不立庶以有嫡有庶耳非待嫡之謂

也今中宮樛北未彰皇長子睿齡日茂乃援立嫡之  
經暫從封國之典使觀望靡定疑慮叢生臣等備員  
禮官死不敢奉詔未報獲詣王錫爵第爭之會廷臣  
多諫者事獲寢又明年日本封貢議起或請勸使與  
封使並行萬化奏曰東事本計因專修備禦茅經畧  
已諾其封而詔旨亦云許封不許貢今遽示決絕倭  
必耻且忿而致毒于朝鮮故不得已而言封亦一時  
權宜也若令二使並出則我以封款倭倭以兵邀封  
城下之盟何異焉茲聞小西飛奉表入京宜降勅諭  
令齋司宣示視其受約與否誠詐立見矣帝以降勅

事重格不從兩使亦不果遣西華門災既請徹樂城  
膳寡欲葆和親郊廟祭勅御朝諱塞僥倖之實開衆  
正之運帝報聞先是吏部尚書孫寵罷政府欲以萬  
化代給事中朱爵謂趙志舉張位以同年故私萬化  
力爭之爵難被詰責調外而萬化亦竟不遷既而志  
舉等復欲推萬化入閣給事中王嘉謨遂摭他事論  
列大選部顧憲成亦尼之志舉不平吏部乃強列萬  
化名而帝卒用陳於陞沈一貫萬化不久亦謝病去  
卒於途詔贈太子少保謚文懿萬化立朝守正居鄉  
亦以厚德聞

黃鳳翔字鳴周晉江人隆慶二年進士及第授編修  
教習內書堂輯前史官官行事可為鑒戒者令誦習  
之世宗實錄成進修撰萬曆五年張居正奪情事起  
杖諸諫者鳳翔不平誦言于朝編纂章奏盡載諸諫  
疏弗少顧及居正二子與會試示意鳳翔峻却之當  
主南畿鄉試以王篆欲私其子復謝不仕累遷南京  
國子祭酒省母歸十六年起補北監時方較刻十三  
經註疏因言頃陛下去貞觀政要進講禮經甚喜陛  
下讀管子論孝曰教父母道禮則當思所以珍獲聖  
躬誦學記言學然後知不足則當思所以解懸聖學

察月令篇以四時教政法天行健則可見聖治之常  
勤厲釋世子篇陳保傅之教齒學之儀則可見皇儲  
之當早建預教疏入報聞明年報禮部右侍郎直隸  
經筵是時朝講臨御甚簡鳳翔憂之又明年北河告  
警抗疏言當多事之秋陛下誠宜憂勤惕厲屏游宴  
躬親政事以資圖安攘今天下承平久矣一旦有變  
戎伍空虛帑藏匱乏環顧中外文武一無足恃良可  
隱憂為今大計惟用人理財二端宋臣有言平居無  
極言敢諫之臣則臨難無敵愾致命之士鮮元標直  
聲勁節業受上知頃銓司特擬召用而聖意頓改其



他建言邊謫如潘士藻，縣如法亦擬量移而章疏中  
寢竊恐士氣日摧，言路日塞，平居祇懷祿養，交臨難  
孰肯捐軀為國家盡力哉！昔宋藝祖欲積練二百萬  
易邊人首，太宗移內藏上供物為用，兵養士之資，前  
史書之以為美談。今戶部歲進二十萬，初非舊額積  
成常供，屢經執奏未蒙俞允，謂寶內藏耶富有四海  
奈何自營私蓄，謂供賞賚耶錫鉢取之不宜，泥沙用  
之也。竊見都城寺觀丹碧焚煌，以及遠方梵刹之供  
奉歲時齋醮之祈禳，何一非濫糜內帑，與其要福于  
冥漢之鬼神，孰若廣施于子道之赤子，帝不能用時

廷臣爭請建儲久未得命至冬帝諭閣臣以明春舉行大學士王家屏出語禮部於是鳳翔與尚書于慎行左侍郎李長春以冊立儀上帝怒其宣露俱奪俸而意復中變鳳翔又疏爭不報遂請告去二十年起左侍郎明年改吏部拜南京禮部尚書未幾復以養親歸二十二年起故官力以親老辭不赴久之母卒遂絕意仕進鳳翔接人平恕而持身特端嚴讀書外無他嗜天啓初賜議文簡

劉元震字元東任丘人父勅進士河南僉事元震舉隆慶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庶子克日講官

進國子祭酒簡未諸生課其勤惰教之教行經籍非  
布在學宮者弗聽肆時諸生多以貨進而歲貢又甘  
逢暮疏請做弘治隆慶間例常貢外間行選貢之法  
簡才為以升而監中特置旌善紀過二簿用示懲勸  
報可時較刊詩經注疏呈進因言臣觀詩三百篇中  
有大本三請閭雖麟趾諸篇知修身正家觀賢裕後  
為安定邦國之本讀鴻雁度燦諸篇知惠下安民勵  
精勤治為繫屬人心之本讀昊天成命放之諸篇知  
不敢康寧夙夜宥密學有緝熙為格天凝命長治久  
安之本願陛下清燕之暇時垂省覽持此三本以處

萬幾必有憬然悟銳然興者帝褒納之已請豫赦皇  
長子歷南京禮吏二部右侍郎二十一年召為禮部  
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充國史副總裁尋改吏部兼官  
如故後改掌詹事府為日講官三殿災疏言儲位久  
虛謹告迭至亟宜懋建元子和協天人臣所掌之官  
實為青宮而設敢以職諫不報故事詞臣官侍却無  
九載不進秩者聞臣趙志昂等屢為元震請帝終不  
許元震亦未嘗缺望帝雖不御講筵典同官撰次講  
義進之宮中不少懈以養親歸元震性至孝宦遊三  
十年得父母者必南向頓首而後啟既歸廷推內閣

尚書每首及之而旨輒中格父母笑慰之曰此天成  
兒孝耳及父既卒母年近百歲弟元霖亦以都御史  
歸兄弟倚養邑人榮之家居二十年卒天啓中贈禮  
部尚書謚文莊元霖舉萬曆八年進士由安陽知縣  
擢吏部主事歷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所居有琴再  
遷工部尚書福王開邸洛陽別有營建元霖執奏罷  
之時大工煩興經費告匱元霖盡瘁拮据耗盡為清  
卒官贈太子太保

盛訥字敏叔澧閩衛人年十四為諸生聞同州馬自  
強稱業華山之麓往從之遊大見器賞父指揮德討

洛南盜賊沒訥瓌泣請當事致討累日水漿不入口  
當事憐之發兵熾馬弱冠舉于鄉久之始舉隆慶五  
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秩滿進侍讀尋以洗馬直  
經筵再遷祭酒教士分明經治事保因材造就轉少  
詹事充日講官萬曆二十年由詹事拜禮部右侍郎  
尋改吏部為正史副總裁訥與人無崖岸而中確然  
有執耻隨俗俯仰時陳有年為尚書趙參魯為左侍  
郎訥與之同志杜請獨屏邪枉時論翕然稱焉以母  
憂歸訥奉親孝母性嚴稍不懌輒率妻子伏地請罪  
既沒寢處苦塊雖病不舍去未終喪而卒贈禮部尚

書天啓初進誣文定予以弘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  
庶吉士歷祭酒吏部侍郎咸如父官天啓中廷推內  
閣首孫慎行以弘次之帝皆不用用朱國禎等四人  
首輔禁向高再疏以二人為請帝不許旋擢以弘禮  
部尚書謝病歸魏忠賢亂政落其職崇禎初以故官  
協理唐事府卒官以弘立朝持正不愧其父明世衛  
所世職滿天下鮮克振振訥奮起再世以儒業顯為  
一代世職家稱首

余繼登字世用交河人生八歲父母俱沒族人利其  
貧屢謀害之天幸得不死舉萬曆五年進士改庶吉

士檢檢討典修會典成進修撰直講經筵尋進右中  
允克日講官時講筵久輟侍臣無所紬忠繼登典同  
官馮琦共進通鑑講義傳以時政缺失莫有感悟歷  
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克正吏副總裁已擢詹事掌翰  
林院事兼官如故兩宮災付諸講官引洪範五行傳  
切諫不報未幾拜禮部右侍郎二十六年以左侍郎  
攝部事是歲陝西山西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鐘自鳴  
紹興地湧血繼登于歲終類奏因請罷一切誅求開  
採之害民者時不能用明年閏月雷擊太廟樹復詣  
帝躬郊祀廟享冊立元子停礦稅撤中使帝但優詔



報之而已。旋推本部尚書，將討播州楊應龍。繼登  
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九月，復上言：頃者星隕失  
度，水旱為沴，太白晝見，天不和也；鑿山開礦，裂地求  
砂，致狄道山崩，地震地不和也；閭閻窮困，更加誅求，  
帑藏空虛，復責珠寶，奸民蟻聚，中使鳴張，中外壅隔，  
上下不交，人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  
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為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  
象。臣子不能感動君父，言愈數，愈厭。故天以非常之  
變警悟陛下，尚可恬然不為意乎？帝昏不省，繼登自  
署部事，請元子冊立，冠婚疏累，上以不得請鬱鬱成

疾每言及輒流涕曰大禮不舉吾禮官死日不瞑既  
病滿三月連章乞休不許請停俸亦不許竟卒于官  
贈太子少保謚文恪繼登樸直慎密寡言笑及當大  
事言議侃侃居家廉約學士曾朝節嘗過其里蓮蒿  
滿徑及病革視之擁麕布衾羊毳履足而已幼子應  
諸生試夫人請為一言終不可時論難之

馮琦字用韞臨朐人幼穎敏絕人年十九舉萬曆五  
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會典成進侍講充日  
講官歷庶子三王並封議起移書王錫爵力爭之進  
少詹事掌翰林院事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琦蒞政

勅慎力柳營，魏尚書李戴倚重之。二十七年九月太白太陰同見于午，又狄道山崩，平地湧大小山五，琦憂之。革疏借尚書戴上言：近見太陰經天，太白晝見，已為極異。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也。臣忝侔九列，同國安危，安有災變若此而不以告君父者？竊聞上天無私，惟民視聽，欲承天意，當順民心。比來天下賦額視二十年前，以前十增其四，而民戶殷足者，則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若兵自殫，稅使出而民間之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

也。諸中使銜命而出，隨從奸徒，動以千百。陛下欲通商而彼專困商，陛下欲愛民而彼專害民。蓋近日神奸有二：其一工伺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一務利小民，畫有成謀，假中官行之。運機如鬼域，取財盡錫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儲宿，惟恃經營，但奪其數錢之利，已絕其一日之生。至于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稅竊礦，或誣之販鹽盜木，布成詭計，聲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爾無事。小民繫足屏息，無地得容，利歸羣奸，怨萃朝士。夫以剝骨之窮，抱傷心之痛，一呼則易動，一動則難安。今日猶是承平，民已

洵洵不靖，既有風塵之警，天下誰可保信者？夫李拜  
誅，閔白死，此皆募民丁以為兵，用民財以為餉。若一  
方窮民倡亂，而四面應之，於何徵兵？於何取餉？或陞  
下試遣親信忠實之人，未訪都城內外，聞巷歌謠，令  
一一聞奏，則民之怨若居然可睹，天心仁愛，明示咎  
徵，誠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禍亂，迺禮部修省之章  
未蒙批答，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如納何其賢  
妾說，令通解天下無碍官銀，夫四方錢穀皆有定額，  
無碍云者，意蓋指經費羨餘，近征調類，仍正額猶通  
何從得羨？此令一下，趣督嚴急，必將分公帑以充獻

經費周錯還派民間此事之必不可者也又如仇世  
亨奏徐鼎掘墳一事以理而論烏有一墓藏黃金巨  
萬者借使有之亦當下撫按覈勘先正其盜墓之罪  
而後沒墓中之藏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貲財者  
也片紙朝入嚴命夕傳縱抱深冤誰敢辨理不但破  
此諸族又將延禍多人但有株連立見敗壞輦轂之  
下尚須三復萬里之外止據單詞令狡猾之流操生  
殺之柄北風一唱孰不效尤已同告緝之令又聞告  
密之端臣等方欲陳訴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  
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奸内生奸例外

創創臣等前猶望其日減今更患其日增不至民困  
財殫徵成大亂不止伏望陛下穆然遠覽亟與廷臣  
共圖修殍無令海內赤子結怨熙朝千秋青史貽議  
聖德臣等不勝哀願不報明年轉左侍郎又明年拜  
禮部尚書時將冊立東宮而詔下期迫中官掌司設  
監者以供費不給為詞琦曰今日禮為重不可與爭  
其弟戶部主事瑗適輦餉銀四萬出都琦立遣還給  
費事乃克濟三十年帝以疾輸停礦稅既而悔之琦  
與同列合奏請省思慮以養神平喜怒以養性盡罷  
礦稅布恩惠於天下以養福又言陛下御極三十年

邀福天祖甚厚請躬郊廟祭享以答靈貺遇慶節令  
辰悉御殿受朝慰臣子踴仰之願陝西黃河竭請上  
下修省盡撤礦稅諸使時方撤湖廣稅監陳奉琦言  
遼東高淮山東陳增廣東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  
肆虐不減於奉並乞徵還皆不報南京守備中官邢  
隆請別給關防徵稅琦不可乃以御前牙關防給之  
時士大夫多崇釋氏教士子作文每竊其緒言鄙棄  
傳註前尚書余繼登患之奏請約禁然習尚如故琦  
乃復極陳其弊帝為下詔戒厲馬初內閣缺人帝已  
簡用朱國祚及琦沈一貫密揭言二人年未及艾盡



少需之先用老成者乃改命沈鯉朱曆而琦素善病  
至是以積勞遂焉十六疏乞休不允卒于官年僅四  
十六遺疏請厲明作於章奏補缺官推誠接下收拾  
人心語極懇摯帝哀悼贈太子少保天啓初賜謚文  
敏琦操執清正明習典故學有根柢立朝數陳讜論  
中外想望丰采帝亦眷倚甚重乃未及柄用遽卒縉  
紳莫不咨痛焉自琦以上累世皆進士曾祖裕有學  
行終雲南副使祖惟重行人父子履河南叅政從祖  
惟訥江西左布政使弟璠亦舉進士官叅政海岱間  
稱世家首馮氏

馮夢楨字聞之秀水人萬曆五年會試第一選庶吉  
士邑人沈思孝同年生鄒元標皆以諫張居正奪情  
被杖遠戍夢楨及而送之郊歸則作屋直視氣奮皆  
裂其父適至京邸慮其反禍謂曰吾老矣不思見壯  
子流血丹輝也盍從吾歸夢楨遂請急去居正詞知  
狀心忌之座主張四維曲為解乃已還朝授編修或  
諷夢楨曰詞臣稍委蛇公卿坐致斥夢楨曰我不能  
說數事責人志氣愈矯厲由是執政者忌之十五年  
京察謫廣德州判官稍遷南京行人司正歷國子司  
業以右諭德掌翰林院權祭酒並在南京夢楨既風

擅文名又好獎人才兩為南雍生徒雲集文體為變  
二十六年南京刑部主事歐陽東鳳疾其簡傲疏劾  
之詔罷歸候勘諸生張榜等奉牒聚眾千餘人訟其  
寃榜復上疏願身伏斧鑕以直夢楨吏部亦言按驗  
無實詔許起用夢楨遂抗志不出卜築西湖孤山顏  
其堂曰快雪文苑藉朱墨縱橫晚歲棲心禪寂至  
師事僧達觀識者病焉

邢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典修撰葦亭唐文獻同為皇長子講官皆三  
遷至庶子不離講性每講畢諸內侍出相揖惟二人

不交。公言正域出為南京祭酒，條監規矩範嚴肅時  
諸生許納，皆克貢。正域奏罷之。李成棟、孫以都督就  
婚魏國公徐弘基家，一日騎而過文廟門，學錄李維  
樞執而杖之。須臾，李氏蒼頭數十人踰即門，思廷弘  
基亦至，正域語之曰：「今天子尚皮弁拜謁先聖，奈何  
人臣而走馬廟門外乎！」且公侯子弟入學，習禮亦國  
子生耳，非以學錄扶都督也。令文相謝而罷。三十年  
徵拜詹事，復為東宮講官，旋擢禮部右侍郎，掌翰林  
院時，礦稅使者四出，正域言：「世宗斥遠宦官，奉天下  
鎮臣一朝，盡撤陛下奈何？反使若革布滿四方，皇祖

不難盡革累朝之弊端陛下何難更新今日之執政  
疏入報聞明年還署部事孟夏廟饗會日食正域言  
禮當祭日食牲未殺則廢朔旦宜專赦日詰朝享廟  
從之方澤陪祀者多托疾正域謂祀事不虔繇上不  
躬祀所致請下詔飭厲冬至大祀上必親行帝然之  
而不能用初正域之入館也沈一貫實為教習師後  
正域服闋補編修不能執弟子禮一貫不能無望至  
是一貫為首輔沈鯉次之正域與鯉厚善而心薄一  
貫臺官上日食占曰日從上食占為君知佞人用之  
以亡其國一貫怒而書之正域曰宰相憂盛危明顧

宋若替史耶一貫聞之而止兩淮稅監魯保請給關防兼督浙江江南織造經持不可一貫擬予之正城亦力爭如鯉指秦王以嫡子久未生請立其庶長子為世子屢詔趣議尚書馮琦以其非制終持不上至是正城亦執不許王復請封其他子為郡王又不可一貫使大璫以上命脅之正城榜于門曰秦王以中尉進封庶子當仍中尉不得為郡王妃年未五十庶子亦不得為世子一貫無以難及議奪黃光昇許論呂本儀一貫與朱麻皆本同鄉也曰戎策在誰敢奪者正城援策判曰如黃光昇當議是海瑞當殺也如

許論當議是沈鍊當殺也如呂本當議是駟憇卿趙  
文華皆名臣不當削奪也議上舉朝避之而卒不行  
正域既積忤一貫一貫深憾之先是楚府鎮國將軍  
華越遣人訐王華奎實異姓子不當立一貫屬通政  
使沈子木格其疏勿上居月餘而楚王劾華越疏至  
下部議一貫問正域楚事當云何曰下撫按勘實耳  
一貫然之俄華越入都訴通政邀截實封華奎行賂  
狀子木懼乃召華越令更易月日以上旨并下部而  
楚宗二十九人群奏其事正域力主行勘一貫忽變  
前議正域曰不勘無以服宗人心臺諫亦將言之

齊傲笑曰臺棟斷不言也正域卒請行勅帝從之楚  
王懼奉百金為正域壽且屬毋竟楚事當酬萬金正  
域嚴却之此按撫勘問左證不一詔公卿雜議于西  
闕門正域議侃侃日晏乃罷時李廷機以左侍郎代  
署部事謂集議辭繁先摘其要以上一貫疑正域陰  
為華越地遂候給事中楊應文御史康丕揚劾禮部  
壅閼羣議不以實聞正域疏辨直發通政匿疏一貫  
阻勘及楚王饋遺狀一貫益恣辨之強且謂正域遣  
家人導華越上既議令楚王避位聽勘私庇有違給  
事中錢夢阜遂希指論正域詞連次輔經應文又言



正域父懋嘗嘗辱于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  
言臣父以舉人官知州臣備員禁近恭王好賢有舉  
臣父何由見辱此不獨誣臣父并誣恭王矣帝以王  
嗣位三十年何至今始發遂罷楚事勿按正域因四  
疏乞休許之楚王既得安遂奏劾正域如應文言且  
誣以不法四事請視其官詔下部院集議廷機及給  
事中張問達連章訟之乃獲免正域僦舟將行而妖  
書事起小人阿一貫者謂書無鯉名而正域新罷疑  
怨望為此書第與楚獄並治則賊可得一貫然之為  
帝言必臣下有欲相傾者為之蓋微引其端以動帝

悉亡何東廠捕獲妖人繳生先下詔獄雍治康丕揚  
為生先訟寃言自華越訐楚王而奸人無所忌憚妖  
書楚事事不相侷同一根柢請少緩其獄賊之兄弟  
可投首闕下意指正域及其兄國子監丞正位也帝  
怒以為庀反賊除其名一貫力救始免而求賊益急  
荊門州故同知胡化告妖書出知州阮明卿手明卿  
者錢夢舉壻也夢舉恚曰化與正域同鄉又同舉必  
與正域共為之授意法司迫化引正域并及鯉化大  
呼曰阮知州我仇也故訐之正域舉進士後二十年  
不通問何由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為歸德者公等

奈何殺人媚人歸德鯉所居縣也獄上帝以為枉置  
之而醫人沈令譽者數往未正城家丕揚奏請逮捕  
夢非欲借令譽鍛鍊成獄後以楚事為言帝乃勒正  
城還籍聽勅時厥術又獲毛尚文者云為正城家僕  
都督陳汝忠掠訊黨謀逆發卒追正城舟于楊村盡  
捕婢媪及傭書者男婦十五人與生光雜治終無所  
得汝忠以錦衣告身誘尚文曰能告賊即得之令引  
令譽而以乳媪龔氏十歲女為徵此會訊東厥陳矩  
詰女曰汝見妖書版有幾曰盈屋矩笑曰妖書僅二  
盈紙而版盈屋耶詰尚文曰令譽語汝刊書何日尚

戊白十一月十六日戎政尚書王世揚曰妖書以初十日獲而十六日又刊將有兩妖書耶考生光妻妻及十歲女兒以針刺指爪必欲引正域皆不應生光仰視夢皋丕揚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首相指妄引郭侍郎於是都御史溫統等力持之事乃漸解然猶不能具獄光宗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為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時唐文獻官詹事偕其僚楊道賓周如砥陶望齡往見一貫曰郭公將不免人謂公有意殺之一貫踟躕酢答為誓文獻曰亦知公無意殺之也第臺省方承風下石而公不早訖此獄

何辭以謝天下望齡見朱賡不為救正色責以大義  
願棄官與正域同死而李廷機又力為之地獄蓋解  
刑部尚書蕭大亨具爰書猶欲坐正域郎中王述古  
抵業於地大亨乃止遂坐生光極刑而正域得免方  
獄急時邏卒圍鯉邸舍及正域舟鈴柝達旦又聲言  
正域且速迫使自殺正域曰大臣有罪當伏尸都市  
安能自屏野外歸三年巡按御史史學遷勘上王所  
訐事無狀給事中顧士琦因請召還正域不報正域  
博通載籍勇于任事有經濟大畧而自守介然故人  
望歸之既托于權相遂不復起家居十年卒後四年

禮部尚書光宗遺詔加恩舊學贈太子少保謚文毅官其子中書舍人文献字元徵萬曆十四年進士第一自修撰歷詹事既爭正域事遂失政府意不獲大用尋拜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初文献會試出趙用賢之門遂以名節相矜許同年生給事中李沂以劾張鯨被廷杖文献掖之而出資給其湯藥甚具荊州推官華鈺以忤稅監遠下詔獄文献力周旋得無死生平慎持清議掌翰林院日會當考察執政欲庇一詞林造文献在告趨卧內強之竟不許卒官贈禮部尚書謚文恪

楊道賓字惟秀，香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第二授編修。二十五年，與同官顧天峻、與應天鄉試，所錄文多雜。二氏語為禮科給事中楊天民所劾，坐停俸累遷。國子祭酒，改少詹事，直講東宮。三十四年，擢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明年，廷推閣臣，弗獲，用轉左侍郎，改掌部事。道賓雅負器，局練習朝典，在部多所建明。嘗因星變，請釋遠繫，知縣滿朝薦等又請亟舉朝講大典，皆不報。南京大水，疏陳時政，略言宮中夜分方寢，日旰未起，致萬幾怠曠，請自今夙興夜寐，圖興治。竊聞部大臣所與共理天職者，當時御便殿，面決大

歲不可隔絕以成壅蔽章既宜盡付閣議及時批荅  
毋輒留中及從內降使政事曠闕大權旁落君臣上  
下當推誠相與勿存形跡務為雷同帝優旨報聞而  
是時皇太子輟講已四年道賓極諫引唐宦官仇士  
良語為戒其冬天鼓鳴道賓言天之視聽在民今民  
生顛躓無所赴愬天若代為之鳴宜急罷曠使更張  
闕政以和民心順天意帝竟不能用踰年卒官贈禮  
部尚書謚文恪

劉曰寧字幼安南昌人萬曆十七年舉進士大學士  
王錫爵善其春秋程文曷言於朝欲處以殿試第一



人曰寧聞之將不赴對或以母老勸止之錫爵聞意  
不憚乃置第二甲改庶吉士授編修尋乞假歸視紛  
華世好澹如也久之還朝進右中允五皇長子講經  
時冊立未舉外議紛紜曰寧旁慰曲喻依于仁孝光  
宗心識之曠使四出海內驛騷曰寧慨然曰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古之人皆用之豈詞臣職獨專文字乎  
遂發憤上疏陳六疑四惠極言稅監李道玉朝諸不  
法狀疏入留中旋以母病歸三十二年起右諭德掌  
南京翰林院就遷國子祭酒滿三載考優奉母歸吏  
進歲金數千曰倒當佞裝曰寧曰此貧夫為之豈朝

廷例耶峯却之尋起少詹事直經筵以母喪不赴三十九年召為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道卒贈禮部尚書天啓初進議文簡曰寧端介負重望與郭正域王國齊名而皆不得柄用海內惜之

黃輝字平倩一字昭素南充人幼穎異父子元官湖廣御史屬訊疑獄輝檢律定讞如老吏御史聞而異之命負以至授錢穀集一覽輟記稍長博記羣書年十五舉鄉試第一登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異時館課文字多習熟爛如舉子程文目為翰林體及李攀龍王世貞之學盛行則又改而從之天下蓋

誦翰林無文章輝乃刻意學古一以韓歐為師自是  
館閣文體稍變時同館中詩文推陶望齡書畫推董  
其昌輝詩及書與齊名至徵事輝十嘗得八九焦竑  
以閩雅名亦自遜不如也由編修遷右中允克皇長  
子講官時鄭貴妃被寵踈皇后長子長子生母王恭  
妃幾殆輝從內豎微知其狀謂同郡給事中王德完  
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冊謂朝廷無人吾  
輩為萬世俸矣德完奮然屬輝具草上之下獄廷杖  
瀕死輝周旋索饋不避險阻人或危之輝曰吾陷人  
於禍可坐視乎然自是皇后恭妃皆獲安矣輝雅好

禪學多方外交由是為言者所論時輝已為庶子掌  
司經局遂請告歸已起守故官擢少詹事兼侍講學  
士卒官輝恬于宦情清苦澹泊蕭然自得惟篤信佛  
道觀膜拜稱弟子為縉紳所讖

掄曰自世宗以宰輔稱閭臣內閣遂為宰相之職而  
考其登進率由翰林希有以他官入者于是禁近之  
選益重矣庸是秩者既坐致公卿則勤學立品優游  
養望固其宜也而熱衷躁進之子徃徃規勢營私奔  
馳如鶩惟恐其莫得則又何歎若樹聲以下諸人皆  
能介操自持恬淡以老庶無愧于館閣清班也哉

明史卷三百十八

列傳一百六十九

萬士和

王之誥

王本固

陶承學

王樵

孫應鰲

畢鏘

楊成

劉一儒

王廷瞻

魏時亮

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父吉桐廬訓導有學行鄉人稱古齋先生士和少師事唐順之舉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禮部主事父喪除乞便養母改南京兵部陞江西僉事分巡饒州將行順之贈之二磁曰磁饒產所以贈子知子不取磁於饒耳士和感其言

矢勵清節歲裁上供磁器千計遷貴州提學副使地  
雜菁峒諸生荒鄙不悅學士和所至誨厲習尚漸移  
進湖廣叅政營治烽埃撫納叛苗二十八峒以功賚  
銀幣三殿工興採木使者旁午於道士和經畫曲至  
民賴獲安遷江西按察使以不問遺嚴嵩御史希指  
劾其之官踰期免歸亡何嵩敗起故官山東再遷廣  
東左布政使部民萬里輸課京師費不貲士和稍微  
道里費屬計吏并領之民稱便司政故專制於左使  
士和曰朝廷並設二使如左右手非有軒輊也乃約  
右使分日治事人以為難召拜應天府尹適巡按御

史至逆之境上遂辭而行御史以為慢已曠之悉取  
司藉勾考將中以法榜掠羣吏終無所承御史怒不  
解香山黃佐聞之往見御史曰毋污萬公御史心作  
事乃寢道遷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奏行便民六  
事風弊為釐隆慶初進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塲尋改  
禮部進左侍郎高拱再相士和憲有所不可四疏引  
疾歸神宗立起南京禮部侍郎署國子監事萬曆元  
年禮部尚書陸樹聲去位張居正用樹聲言召士和  
代之王府自宗藩條例行凡與例不合者紛然奏請  
士和劑量情法處無不當時民間服用僭侈條上崇

儉數事又以災後屢見奏乞杜倖門容慙直汰冗員  
抑干請多切時忌明年九月俺荅及所部貢馬邊臣  
請加官賞士和言賞賚有成額今邊臣報額外為請  
歲增爵數十人增賞數百人貢甫五年踰故額已數  
倍不早為裁限恐竭府庫之藏未足填其豁整乞勅  
邊臣以今歲所奏數為準自今毋妄請增益從之士  
和遇事執義無所奪撓有方士倚馮保求官居正主  
之士和持不可成國公朱希忠歿居正已許贈王意  
士和與希忠有故當無異議而士和乃力爭給事余  
懋學言事得罪士和復言直臣不當斥於是積忤居



正給事中朱南雍承風効之遠謝病去居正歿起南京禮部尚書再疏引年卒不赴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諡文恭士和持操高潔終身布衣獨食不異寒士歿之日巡按御史適至其縣坐堂里左右侍者相向泣下恠問之知以士和歿故也其為人愛戴若此兄士亨進士吏部員外亦以篤行聞

王之誥字告若石首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吉水知縣遷戶部主事俺荅薄都城之誥轉餉以時且練戎務改兵部員外郎出為河南僉事討師尚詔有功轉叅議調大同兵備副使以擢板升功增俸一級進

山西右叅政四十一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遂  
大興屯田每營墾田百五十頃役軍四百人口糧牛  
種皆給於官列上便宜八事行之召為兵部右侍郎  
尋以左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隆慶元年就進右  
都御史九月俺荅寇山西分三道入遂薄石州分掠  
嵐寧鄉諸縣聲言躡汾州犯太原之誥急命山西總  
兵官申維岳及叅將劉賈月九黑雲龍四營兵尾賊  
南下而檄大同總兵官孫吳及山西副總兵田世威  
等出天門關蹙其前以還東歸時巡撫王繼洛駐代  
州不出維岳且前且却石州遂陷吳兵抵太原始援

汾州而維岳以石州破日間道走文水賊得大掠孝  
義介休平遙交城大谷隰州間殺人數萬所過無孑  
遺之誥聞石州陷急督宣府總兵官馬芳馳援甫西  
行或言辛愛駐宣府塞外恐乘間犯南山之誥不宜  
西尚書郭乾以為然撤之誥急返茅道二偏將將數  
千人往是時賊入邊已二旬氣衰力疲又淫雨馬死  
過半皆杖馬蚤徒步歸所擄獲多遺棄而將士無一  
人禦之者又十有四日始徜徉出塞事聞詔之誥回  
籍侯勳繼洛以下被徵已而獄具維岳世威實論死  
繼洛戍邊吳落職戴罪辨賊之誥以還守南山止賊

二秩先是將吏愼事多責緣免罪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請痛懲徃謬至是悉論如律邊將始知畏法焉明年三月詔之誥及劉燾俱以左侍郎巡視邊務之誥前邊保定宣大山西煮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已而之誥以疾辭代以冀練給事中張鹵因言邊務修舉不在官多前既以兵備為不足賴而攝以巡撫以巡撫為不足倚而攝以總督今又以總督為不足憑而再遣巡視恐事權愈分推諉愈甚臣竊謂罷之便從之三年起督京營明年正月復以右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廷等二鎮將廿直搗賊巢出塞五百餘

里斯城百六十餘紙錄功于一子官俺荅封貢事起  
之詔執議陝西諸邊必俟吉能子姪二年不犯方可  
許帝用玉榮古策次年春遂許封貢政之詔南京兵  
部尚書神宗嗣位召拜刑部尚書之詔居官清白性  
慙不能委隨時張居正專政之詔同郡素交且姻婭  
也每規切之居正漸不悅又以持法積忤中官意不  
樂仕萬曆三年遂乞假送母歸帝虛位待之踰時不  
至方被劾會之詔亦奏請終養遂報許後居正喪父  
奪哀杖諫者聞下之詔深非之其歸墓還闕也之詔  
扁舟角巾送於江浒以召還直臣收人心為勸居正

不能用是時居正母在家詔中使將護既抵都下帝  
與兩宮各遣使郊勞賜資壹至鄉人鮑稱之而之詰  
奉母里居觴酒豆肉質儉如儒素身已垂白孺慕無  
改後居正死家被籍其母給閉房廩地以養而之詰  
猶待其母無恙及母終之詰亦篤老不更仕而卒贈  
太子太保諡端襄

王本固字子民邢臺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山東  
樂安知縣清靜持大體以農桑學校為務士民宜之  
徵授浙江奸民王直竄者海中尊倭為憲督師明宗  
憲以計致直將解其罪而官之本固力爭不可宗憲

既已發追尋其辭卒置重辟時論快之後真黨屯岑  
港者從業和梅宗憲屢討之不克本固劾宗憲老師  
縱寇濫冒功賞幾得罪及宗憲以康餉被劾下本固  
勘報復具以實聞時宗憲結歡嚴嵩勢傾朝野獨本  
固與之抗由是以風力稱而嵩以宗憲故憾本固求  
所以中之會遠左畿奏令本固以米六萬往賑將用  
稽緩為罪本固竟如期而還故事御史歷八年不獲  
外補嵩特出本固為陝西西寧副使指揮星鎮有罪  
潛遣人至本固家賄千金本固怒卒論如法莊浪魯  
氏世官多富健兒主者稍損其餉遂詳本固論之立

息及高收由叅政入為大理少卿進右僉都御史督  
操江尋召為左副都御史拜刑部右侍郎改兵部理  
戎政隆慶初遷吏部左侍郎高拱以閹臣攝銓事公  
卿累息下之本固獨無所加四年進南京吏部尚書  
萬曆初張居正當國惡給事御史二人會考察貽書  
屬去之本固不聽明年引疾歸本固強毅有為三歷  
柄臣不少挫時服其纒正居正致萎薦不起卒於家  
陶承學字子述會稽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中書  
舍人遷南京御史嘗劾大將軍仇鸞罪人皆為之危  
已竟無他出為徽州知府後入多行賈動累萬金資



氣好訟訟以爲大者辭金無所惜視官府藐如  
以爲可貨取也訟苟勝感黨皆賀即負憲愆不欲生  
或賀者在門訟者已在遠口語詬誶至構怨數十年  
不止承學欲變其俗不屬聲色大者律斷小則以情  
宥之請寄賂賂無所施訟爲衰息有投牒者輒曰此  
細事何足煩公府歸與父老議之不平更來其人多  
悔悟中罷有訟殺人者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托即  
妻子非有沈寃而獲其腐骨即與殺者同律命具爲  
服辭乃驗不得實者即重坐嘗坐一二人罪自是無  
敢訟殺次者府閭畫掩衢市寂如當三殿正興採木

使者以徽多木商將賦巨木承學盡供振邛迎使者  
而令父老遞訴承學徐言徽誠無大木商者販於外  
耳若責之徽商困而未終不得請出官帑千金畀商  
行市之使者許焉商以不因景王執國徽役夫徽當  
以萬人候江干時承學已遷九江兵備副使未行白  
監司曰徽去江千里萬人頓江濱設主舟不時至安  
所食止有道逃梓召之難盡取直於徽而募人江泮  
貧者得直居者安堵不亦善乎於是遂收直罷役及  
行民爭致贖不納父老固請平芴墨十扇而已既淮  
九江景王稱亦空從害暴橫所過供頓積不給輒執

長吏置舟中要領乃出縣知縣亦見執承學故焉  
微責教若將遠浩乃得脫帶過刺賊袁三於黃石磯  
與戰破斬之獲資歷湖廣右叅政福建按察使山東  
河南布政司所至撫循愛養惟治役蠲無少貸常祿  
外錙銖不入按撫按以禮不為姦何由太僕卿改應  
天尹萬曆初歷兩京大理知選工部右侍郎改刑部  
張居正為政欲以吏事齊天下承學其同年生以其  
疑重寡言笑動吏事為類已將重用之六年既擢南  
京禮部尚書且內召而為忌者所譖遂是疑後南京  
檢事中傅作舟教為人居間不得刺構承學於居正

會京察拾遺居正以授言官遂罷歸里居二十年卒  
年八十一贈太子少保天啟初謚恭惠承學所居官  
皆有聲而在徽州尤眾置祠祀焉早幼學進士布政  
使子望齡字周望萬曆十七年會試第一是試第三  
編修再遷諭德告歸起國子監祭酒母老固辭不拜  
母喪以毀卒特諡文簡望齡居家孝友潛於榮名雅  
好楊簡王守仁王畿羅汝芳之學在詞垣與焦竑黃  
輝輩講論不輟一時多宗尚之况與齡弟爽齡皆舉  
鄉試爽齡好談名理尤近禪學仕終聲慶推官  
主撫字明遠金陵

武宗南巡被杖削山東歸使樵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人使蜀代二王府餽遺無所受歷刑部員外郎明習法律嘗曰士大夫每以親案牘為俗吏虛糜官祿受成吏胥吾所不為也乃日治律學著讀私箋世推其精核總督胡宗憲以計降王直陰請於嚴嵩欲赦直以示信樵教然曰此叛民也與他降納異可使朝廷失刑以全宗憲少信乎直遂得誅尋出為山東僉事積疾歸家居踰十年至萬曆初張居正柄國雅知樵起補浙江僉事擢尚寶卿劉臺劾居正居正寃辨直乞歸諸曹奏留之樵獨請全諫臣以安大臣

畧言自古明主欲開言路言雖不當猶優容之大臣  
欲廣上德人雖攻已猶薦拔之如宋文彥博之於唐  
介是也介論彥博事涉曖昧仁宗為之貶介而彥博  
亦因而罷相優大臣者未嘗不伸諫臣也且於介之  
貶也遣中使將護及彥博再相力贊召介至今稱仁  
宗明主彥博賢相今陛下以社稷之故慰留輔臣九  
卿亦以社稷之故連章乞留皆非私也獨是居正留  
而劉臺終得罪無乃非仁宗待唐介意乎望陛下宥  
臺狂直還之朝列亦所以安輔臣之心也居正見之  
夫憲遂出為南梁鴻臚卿旋因星變自陳罷之家居

又十餘年陞光祿丞銓召起樵南京太僕少卿時年七十餘矣歲中再遷大理卿二十一年拜南京刑部右侍郎誠意伯劉世延主使殺人樵蔽罪世延勒之革任尋就擢右都御史樵既精於律比晚致通類不離法曹益治獄不懈嘗一當熱審兩慮重囚皆多所平反給事中盧大中劾其衰老遂致仕樵為人恬澹誠慤溫然長者性嗜書尤邃經學易書春秋皆有纂述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子肯堂字宇泰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遷庶吉士授檢討博覽羣籍聲著館閣倭寇朝鮮疏陳十議願假御史銜練兵海上疏留中因

引疾歸旋過京察以浮躁論調家居久之吏部侍郎  
楊時喬薦補南京行人司副終福建叅政肯堂平生  
無他嗜獨好著書尤精於醫所著證治準繩該博精  
粹世競傳之

孫應鰲字山甫貴州清平衛人年十九舉鄉試第一  
嘉靖三十二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出  
為江西僉事三遷四川右叅政龍州宣撫薛兆乾作  
亂執叅將賀慶兒巡撫谷中虛問計應鰲曰昔也先  
挾英宗犯都城于肅慈與之戰而國威振卒返英廟  
天子且然何有伊祿將不可苟事姑息贖兆乾衛中



也中虛從其議勅兵擄兆乾而磨見亦得免隆慶元  
年累遷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歲饑奏免兆化諸縣  
秋糧已陳勤學屬政親賢遠奸等十事太和山提督  
中官呂祥貪暴劾而罷之尋以病乞歸萬曆元年起  
故官疏請推詔書德意贈卹建文死事諸臣不報應  
鰲凡再蒞鄖陽皆以廉惠得民和明年入為大理卿  
又明年遷戶部右侍郎尋改禮部掌國子監事時舉  
天下第者率還籍自便莫肯赴監應鰲請遵祖制悉  
徵入卒業四年又言太學育才之區非舉貢貴胄不  
得來自景泰中開例納粟其途始濫然亦惟諸生得

與至隆慶間又惟及諸生降黜者由是鄉學所積盡  
歸之太學而太學乃藏污納垢之地矣甚且商賈與  
臺之子目不知書皆得託名俊秀濫廁賢闈他日可  
使腹官液政哉乞亟罷前令毋使為辟雍玷於是諸  
生降黜及民間子弟不堪造就者皆不聽入監其秋  
帝幸太學先期習儀學正周道直者素狂易應鰲嘗  
叱之至是突呼曰天顏不遺咫尺祭酒應鰲屢反顧  
以巾拭面不敬於是應鰲以見侮屬吏自陳求去帝  
以道直狂肆命下詔獄杖之削其籍慰留應鰲尋以  
病予告十一年**奇**官表薦起刑部右侍郎未止拜南

京工部尚書御史譚燿言其之任遷延遂令致仕應  
贊膏起荒微以學行知名為殿中人士之冠卒諡文  
恭

畢錯字廷鴻石隸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  
事歷郎中擢浙江提學副使吏部尚書具鵬子干錯  
不得諧於鵬遷廣西右叅政尋進按察使再遷湖廣  
左布政陞慶初顯陵神宮監奄人假寢園薦新將派  
在菱藕魚鮓諸物錯言陵寢祀典先朝所定先帝體  
獻皇道意不忘湯沐粉榆豈忍以薦獻微物重累細  
民宜罷勿在撫按善其言以聞事得寢尋召為太僕

卿未至改應天尹海瑞撫江南移檄京府等於屬吏  
鐫却不受瑞謝之而徐察鐫政甚治更與相善進南  
京戶部右侍郎督理糧儲萬曆二年入為刑部右侍  
郎改戶部總督倉場擢南京戶部尚書張若正專柄  
政苦東濕鐫意不謂善謝病去十一年起南京工部  
尚書就改吏部十三年徵為戶部尚書時十庫供用  
物料歲有額徵而中人乾沒不已復行召買十歲間  
發帑金至七十九萬鐫力請稽覈毋滋中飽時不能  
用明年帝以風霾諭所司數陳時政鐫乃以九事上  
其言清冗濫謂錦裘換校多至萬七千四百餘人為

府諸監局匠役數亦稱是此冗食之尤耳程材量留  
屏除冒濫其言戒令更謂州縣文田徒滋奸弊雲南  
鼓鑄不馴區區官已裁而復置田欲墾而再停請教  
所司凡土俗相沿人情習便者與民遵守毋率意改  
更其言崇儉德謂袍服錦綺歲有積餘何煩頻織天  
燈之費輒至鉅萬尤為不經濫予不可不裁淫巧不  
可不革其他節財力核邊費定徵輸正風俗勤聖學  
並多切要而所言停召買復歷指十庫侵蝕之弊於  
是近習以不利已殺中撓之比得旨他皆報可惟清  
冗濫停召買不行錯以忘不盡展未幾引年乞罷予

馳驛歸銜所居務盡職遇事守正有物望年及八十  
賜存問加太子少保後凡存問者再其孫汝稷奉表  
入謝詔以為太學生年九十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  
恭介

楊成字允大長洲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工部主  
事歷浙江副使隆慶初進四川叅政蜀王故責偕諸  
司朝謁執禮過卑成褫典制爭之王不能屈王府所  
侵山林陂田輒釐還之民三遷廣西左布政使時府  
江用兵成主調軍食不煩民而事集入覲更請以漢  
金治裝成笑卻之萬曆元年召為應天府尹進右副

都御史趙禕江西歲旱發粟行賑屏騶從步禱而立  
降九江撫州歲潦民失業轉徙有司以通賦累考成  
成曰長此無已官民兩盡矣乃築長堤捍水民業得  
復賦以大登贛州俗負險善鬪有爭產相格殺巡撫  
名之為賊驛書會勦成曰此一獄吏事耳何兵為贛  
撫獨以兵掩擊賊斬百十計復請會疏獻捷成愀然  
曰公下殘民命上欺朝廷吾塞耳不欲聞乃欲見浣  
耶辭不與清江樟樹鎮商賈總萃每苦盜賊後增戍  
兵始安而儲待屢不繼成奏言此鎮額稅百七十餘  
金耳今又且十倍請以舊額輸部餘留餉兵從之歷

工部左右侍郎八年拜南京工部尚書久之就改禮  
部移疾歸十五年起南京吏部尋改兵部叅贊機務  
成沈寤寤言至軍國大計每直辭正色人望歸之已  
引年乞休詔加太子少保致仕五十二年復以本官  
召掌南京都察院力辭不赴朝廷為虛位者三年然  
後聽許詔賜存閒卒謚莊簡子子濂以篤行聞鄉里  
私諡端孝先生子濂子廷樞字惟斗舉崇禎庚午鄉  
試第一盛有時名得幸時不屈死

劉一儒字孟真夷陵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刑部  
主事為吏部尚書楊博所知調為己屬歷考功郎中



陸慶初擢南京太常少卿諸急去萬曆四年累遷大理卿又喪解官八年召拜刑部右侍郎其冬轉左時張居正當國久益操切一儒其姻也在道貽書規之居正不憚越二年居正死親黨多坐斥獨一儒更以高崇為士論所稱尋拜南京工部尚書甫半載移疾歸初居正女歸一儒子珠琲執綺筐箱盈溢一儒悉為之別室戒家人毋啓視及居正勢益烜赫一儒益引避歲時聞問簡畧後居正貴產盡入官箱給閭田贖其母一儒乃蚤向所賦物還之其家藉箱給南京御史李一陽頌於朝言一儒為居正姻戚恐為所泥高

舉遠蹈昨蒙恩登用又未久遽還清風素節儼然不  
錙乞還之朝端以厲恬讓帝雖可其奏而一儒竟不  
赴召再踰年卒天啓中追諡莊介

王廷瞻字稚表黃岡人父濟進士泰政廷瞻舉嘉靖  
三十八年進士授淮安推官考最入為御史督畿輔  
屯政時穆宗在裕邸欲易莊田廷瞻不可隆慶元年  
所部久雨請自三宮以下及裕府莊田改入乾清宮  
者悉蠲其租詔減十之五已既言數戚之家莊田太  
濫或本宗已絕冑以異姓或後嗣衰替見侵勢家朝  
廷優恤之典徒為奸宄射利之資甚無謂也宜於初

給時裁量田數毋令過多仍限其世次爵絕歸官制  
可尋巡按四川還朝會高拱再輔政廷瞻先嘗論拱  
遂引疾歸神宗立起故官旋擢大理丞歷太僕卿萬  
曆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嘗賊屢犯松潘令  
副使楊一桂總兵官劉顯勳之職其渠率率蠻納款  
時詔有司用贖錢積穀廷瞻以所部民貧訟簡贖錢  
不足請量減其數部臣言積穀本以備荒若定數取  
盈勢必重罰是以為民者戕民也宜如廷瞻言於是  
臣天下州縣為三等減穀數有差先是風村白草諸  
番盤踞二十八若頗彊梗至是率男婦八千餘人來

降且請貢蠟習漢儀詔著版籍石泉為編氓後命總  
兵顯討建昌倪屢洗馬姑宰鐵口諸叛番皆震懼獻  
首惡二十人出降廷瞻以柔遠功增俸一級八年進  
右副都御史撫南贛入為南京大理卿歷兩京戶部  
左右侍郎十二年以右都御史出督漕運兼巡撫鳳  
陽諸府寶應汜光湖故有堤蓄水濟運平江伯陳瑄  
所築也顧下流無所洩因決為八浚匯成巨潭諸鹽  
場皆沒淮流復奔入勢益洶湧一日溺千人沒漕舟  
數十前巡撫李世達等議開越河避其險廷瞻承之  
為相度地勢鑿渠千七百七十六丈為石牻三減水

牖二石堤三千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費  
公帑二十餘萬八月竣事民不告勞詔旨褒嘉賜河  
名弘濟進廷贍戶部尚書巡撫如故明年改南京刑  
部尚書未上乞歸久之卒贈太子少保兄廷陳見文  
苑傳

魏時亮字工甫南昌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中書  
舍人選兵科給事中疏陳安民之要言今四方多盜  
皆緣民貧而吏不恤宜責守令敦實政養民責撫按  
修實功課吏災傷州縣先安輯見戶蠲除逋租保存  
者不流而流者樂返更酌常平義倉之制以贖緩備

糴諸靡文苛政一切禁止則民生自安且聖明所以  
鼓動天下者惟在教旨今有司率廢格不行主澤既  
壅民愈失所自今六部奏請得旨當勅所司尅日奉  
行不如詔者罪之疏奏帝稱善立命行馬檢討吳可  
行貪縱劾罷之隆慶元年正月七日有詔免朝越三  
日獲傳免時亮以新政之初不宜遽怠上疏劾諫尋  
以左給事中副檢討許國使朝鮮故事王北面聽詔  
使者西面時亮以為非禮爭之竟南面宣詔還進戶  
科都給事中因列上遼東事宜且言忻城伯趙祖征  
耗北鎮縱下擾民祖征坐奪祿帝自即位頗好娛佚

時亮請慎起居罷遊晏日御便殿省章奏召大臣裁  
決報聞興都故有在地八千三百頃後中官兼併復  
增田八百頃立三十六莊屬民特甚帝已從撫按奏  
屬有司徵租兼併者還之民民大悅已而中官張堯  
為請帝又許之時亮抗章極諫竟不納時帝臨朝拱  
默未嘗發言及石州陷有請帝詰問大臣者越二日  
請罷帝果問石州破狀將有所商畧而中官王本者  
輒從旁詬諸臣欺蔽帝愠目懾之本猶剝剝不休其  
黨肘之始息帝不悅而罷中外聞其事莫敢言時亮  
獨劾本無人臣禮大不敬且數其不法教事疏雖不

行士論壯之十月初詔停日講時亮率同列言天未  
泯寒不宜遽輟俄請以薛瑄陳獻章王守仁從祀文  
廟章下所司又言方春東作宜勅有司釋輕繫停獄  
訟俾盡力南詔可明年六月言今天下大患三藩  
祿不給也邊餉不支也公私交困也宗藩有一時之  
計有百世之計亟立宗學教之禮讓消其驕溢侈暴  
之習凡祿厚萬石者歲捐五之一二千石者十之一  
千石者二十之一以贍貧宗立為定制此一時計也  
各宗聚居一城貧日益甚宜令就近散處給之以閭  
田使之耕以代祿而奸生之孽重熱劑之條此百世



計也邊餉莫要於屯鹽近邊大臣龐尚鵬鄒應龍凌  
鶴經理事權雖重顧往河東者兼理四川往江北者  
兼理山東河南往江南者兼理浙湖雲貴重內地而  
輕塞下非遺官初指也且一人而領數道曠遠難周  
今請在內地者專責之巡撫而尚鵬等三人分任塞  
下屯事久任責成有功待以不次則利興而邊備自  
裕今天下府庫碑虛百姓困瘁而建議者欲罄天下  
庫藏輸之內府以濟旦夕之用脫州郡有變何以待  
之此不可用也夫守令以養民為職其要在勸農桑  
清徭賦重鄉約以厲俗嚴保甲以防亂而簿書獄訟

催科之巧拙不與焉惟實行此教者然後足以阜民而善俗疏上多議行其冬復疏言天下可憂在民窮能為民紓憂者知府而已宜慎重其選果治行卓越即擢京卿若巡撫則人自激勸督學者天下文教所繫當擇學行兼懋者任之毋限以時俟其教行望峻則召為祭酒或入翰林以示風勵其一則言久任部雖報允然後卒不行先是九月詔市珠寶時亮及戶部因爭遷寢至十二月復傳旨趣辨時亮再疏論列帝竟不從三年擢太僕少卿初徐階高拱相搆時亮右階與朝臣爭致拱罷去已而復入考察言官坐

時亮素行不謹落職萬曆十二年用丘樛余懋學等  
薦起南京大理丞再遷太僕卿請復種馬之制母專  
徵課直未幾遷東臺捷詔取太僕馬價銀四萬兩充  
賞著為例兵部言賞功故發內帑無責之太僕者今  
祖制忽更一旦邊陲需馬何以應之詔自今不及萬  
兩方給自內庫滿萬則取之太僕於是時亮疏爭卒  
不能得俄遷光祿卿改左僉都御史十五年進左副  
都御史攝京營戎政陳安攘要務十四事尋請以水  
利義倉生養賦役清獄弭盜善俗七條課守令歲終  
報部院及科計吏時以修廢定殿最又上法祖四劄

子請皇長子出閣講學歷刑部左右侍郎十八年拜  
南京刑部尚書踰年卒官時亮初好交游負意氣嘗  
劾罷左都御史張永明為時論所非時亮亦悔之既  
中遭挫抑潛心性理之學天啓中諡莊靖

論曰隆萬二十年間海內乂安兵革粗息士大夫雍  
容廊廟雖循分可與為治而其間權臣迭易措置乖  
方諸臣雖雅具器幹動多沮忤大都皆齎志以去鮮  
克盡展鳴乎亦可以觀一時變矣